



蛾術編十三
說制一至三

15
500
13



文
叢
書

東京
大學
圖書

45
500
13

波
49
13

蛾術編卷六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制一

禹濬畎澮距川

尚書益稷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鄭注畎澮田閒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也王云九川者九州之川也傳云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閒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閒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案田閒水道有畎遂溝洫澮若散文則

通得名溝畎遂溝洫注澮澮又注川周禮王畿千里分
 為五等曰六鄉曰載師廛里以下九等田曰六遂曰四
 處公邑皆用溝洫法曰三等采地用井田法二者立制
 不同然五溝五塗則同故地官遂人凡治野云云攷工
 記匠人為溝洫云云愚謂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三代
 相因不變故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云禹盡力
 乎溝洫此經言畎澮則遂溝洫等在其中無井田之制
 何四知帝王世紀云禹平水土其時九州之地凡二
 千四百三十萬八千有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
 八千有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一十萬頃若禹治水
 之時早已制為井田則當以井計之而不必以頃計之
 矣詩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南山者終南山也此不過
 謂終南之旁其地皆由禹平水土故得疆理而耕種之

非謂禹所經畫如周禮之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邱四邱為甸也甸之言定禹合九州之田皆定其高下
 而詩獨舉南山者周都豐鎬終南在其南就輔近言之
 耳論語稱禹盡力乎溝洫夫有田則必有溝洫以通水
 疏論既施水有所歸禹即使民各治其田閒之水道以
 便蓄泄此不過隨其田之多寡為之非必如周禮之夫
 閒有五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也孟子云夏后
 氏各授田以貢若禹使時已有井田則一井九區胡弗每
 人各授田始于一區而僅授以半區使十六家共一井乎然
 則井田始於何時曰始於夏之末造周之先世公劉遷
 豳徹田為糧此則分田畫井之法始其後周有天下遂為
 一徹田為糧故周禮言井田之法溝洫之法甚備而孟子
 亦云周人百畝而徹然亦不能徧天下而行之惟關中
 行沃之地畫井最多直至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制始
 止其餘列國或疆以周索或疆以戎索各因其地勢
 之所宜在周人固未嘗盡天下而井之也乃唐人如杜
 君卿并謂井田之制始于黃
 帝吾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

九州田分九等

禹貢九州田分九等冀州田中中兗州田中下青州田上下徐州田上中揚州田下下荊州田下中豫州田中上梁州田下上雍州田上上鄭注田著高下之等者為水害備也案凡水害田之高者修防可緩下者宜急故治水先從下起是著其高下欲為水害設備地形西北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明高為上揚在東南田下下明卑為下荊在揚西高一等梁在荊西又高一等三州當下三等水害沈州為甚地卑也田中下冀中中豫中上青上下禹導河經冀豫間至大伾則折而北行由冀沈間趨于海明青徐地高不可更東沈尤下于冀

豫順其就下之性導之北行耳是上中下據地高下也鄭以高下言則不論肥瘠以肥瘠于賦之多寡自可見王肅變言肥瘠則與賦之多寡不合矣然舍賦而專言田猶可自持其說若偽孔兼高下肥瘠言則高者不必肥難言上上下下者不必瘠豈為下下乎乃擬為人功修人功少之說即如其說揚州田瘠薄而賦重自禹即然人功修矣然地力淺瘠人力究不能勝故禹貢第其賦僅加于田二等此聖人立法之平也唐宋以來江浙號財賦藪田仍下下而賦已倍于上上矣

鶴壽案古揚州之田下下今揚州之賦上上自唐肅宗之世轉稻東吳至宋元明漕運大半取給于江南偽孔傳所謂田下賦上而人功修也

江浙之民善為水田春收豆麥秋收稻禾中年之入概
 得三石而北方之種地者不能半之則以無為水田者
 也凡穀之種禾稻倍入種稻之田又倍昔時關中
 鄴下之渠蜀郡之江荆之芍坡揚之七門三堰本廢田
 也而畝收數鍾民賴以饒得水之效也西北土性高燥
 宜麥而宜梁低平之田即為下產以其非梁麥所宜而兩
 澤一過水無所注故也使為守令者能分年規地仿溝
 洫之意備蓄洩以為水田種禾稻以佐晚熟則高地之
 水四注為害者必轉以為利矣且溝洫之作以民田與
 民利不必起徒役招流亡視其大小功力隨作隨成有
 小水旱此豐而彼歉則必有法者矣天下有水之處
 皆可為田故浙閩江淮間岡嶺之上有泉源可灌者為
 山田江湖之旁有淤泥可圍者為圩田若于西北低平
 之田量為溝洫豈若山田圩田之難哉通其變使民不
 倦其在於古求代田區田之法在於今用水車水盤
 之制合乎地執信乎民情朱子以經界為五十年之利
 不信然哉

周溝洫之制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
 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
 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
 二勿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
 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
 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
 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賈疏此雖溝洫法
 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
 故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云萬夫方三十三里少

半里者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云九而方一同者匠人云廣尺深尺謂之畝以至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澮彼井田法溝澮稀少而云同此雖溝洫法溝洫稠多亦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畝圖之至九澮而川周其外者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于首爲橫溝十溝卽百夫于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于南畔爲橫澮九澮則于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溝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

注川異彼百里之閒一川謂大川也
詩噫嘻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鄭箋周禮曰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耜爲耦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正義云箋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遂人文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閒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卽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

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卽有一徑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卽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卽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卽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旣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耜爲耦匠人文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

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鄙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

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于川有路之下云以達于畿鄭云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爲部也地官序官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鄴長每鄴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鄴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文徑畛塗道路所容于匠人差約而爲之言以南晦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者

以夫閒有遂則兩夫俱南晦于畔上有遂故遂縱也其遂既縱則必注于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閒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卽是洫也縱洫必注于橫澮則南北之畔卽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爲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閒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于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遶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弔之也案詩但言私田不言公田則知此中無井田法陳祥道據此以駁鄭氏

都鄙也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者遂人夫閒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
攷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夫百畝方百步九夫爲井方一里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

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賈疏云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者遂人云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若以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旣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爲貢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

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
 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閒縱者分夫閒之界耳無遂其
 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略舉
 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閒有遂以南
 畎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閒有遂云田首倍之
 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
 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則人造之此百里
 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故宜為自然川也

朱子語類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
 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

五家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

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案朱子

注孟子以都鄙用井田鄉遂用溝洫截然不同此說與

鄭合詳後

鶴壽案康成謂鄉遂制溝洫都鄙制井田其

夫者千畝之地數非人數也謂千畝之地中畫一井而
 外為水道之溝陸道之畛也百夫者萬畝之地數非人
 數也謂萬畝之地中畫十井橫列溝畛而外為水道之
 洫陸道之涂也千夫者十萬畝之地數萬夫者百萬畝
 之地數非人數也謂十萬畝之地中畫百井縱列洫涂
 而外為水道之澮陸道之道也百萬畝之地中畫千井
 橫列澮道而外為水道之川陸道之路也計其田則大
 約百萬畝任其地則實為八千家也匠人所謂九夫為
 井九百畝之地也井閒之水為溝溝上亦必有畛而
 不計之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九萬畝之地也成閒之水
 道為洫即十通所列之九萬畝上亦必有涂而不計之
 成十為終終十為同九百萬畝之地也同閒之水為

澮即十終所列之九澮澮上亦必有道而不計之匠人
 計一井實耕之地故以九百畝為數遂人計通井內外
 之地故率以千畝為數此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
 者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
 一川包萬夫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
 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注一澮九澮
 之此澮澮亦豈有相通者也遂人與匠人既無二法則
 與都鄙亦豈有相通者也遂人與匠人既無二法則
 之成法也非土之宜雖暴君不能因地執者萬世制澮
 雖國工無所施其峻道而土宜地執者隨處變易即一
 鄉一邑不能必其齊同也謂山林地執者隨處變易即一
 平易者不為井田是反其土宜非物土宜也謂平原曠
 野者不為井田山谷溪澗者為井田是逆其地執非因
 地執也若謂不問山陵平鄉遂必不為井田都鄙必
 為井田則所謂法者直無法也若謂鄉遂必有山陵以
 地近易察得已而為井田則所謂法者直無法也若謂
 地近易察得已而為井田則所謂法者直無法也若謂
 善也反其說而乃為井田則所謂法者直無法也若謂
 必平衍故井田非通論也吾未聞建國之盡在山陵也

而況謂鄉遂必平行乎反不井田乎更反其說而究
 之即謂鄉遂必平行乎反不井田乎更反其說而究
 非通論也吾未見都鄙之俱為山陵也而況謂都鄙必
 山陵遂皆平行也乎且設于大伍大陸之地而置一國
 其鄉遂皆平行也乎且設于大伍大陸之地而置一國
 南太行之麓而置一國其都鄙皆山陵也將仍為難察
 而必井田乎有十里之地執土宜有百里之地執土宜
 有千里之地執土宜有鎬京之里也安邑之地執土宜
 不能以百里之地執土宜有鎬京之里也安邑之地執土
 地執土宜有鎬京之里也安邑之地執土宜有鎬京之里
 移之豫治豫者不能移之雍也泥于鄉遂用溝澮都鄙
 用井田之說舉一而廢百非先王之所謂溝澮也非
 先王之說也

三等授田

地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
 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

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鄭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于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

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鄭注廛城邑之居萊謂休不耕者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

也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授此田也案中地田百晦萊百晦卽一易之地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卽再易之地惟上地田百晦萊五十晦較六鄉獨多耳

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鄭注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

夏官大司馬凡命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

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鄭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案蔡德晉謂所令之賦自鄉遂以達于邦國都鄙皆一法可食者謂田也其不可食者則萊也與康成合但鄭謂是邦國蔡通畿內都鄙一概同之小司徒六鄉大司徒都鄙授田法與井牧同遂人六遂大司馬邦國授田法與井牧微異蓋以饒遠遂較鄉爲遠邦國較畿內爲遠故其差如此及其出稅賦則皆二

而當一

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吐鄭注變民言吐異外內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

可任者家二人優遠民也

鶴壽案大司馬稱上地食者參之二既謂之上地則歲歲

耕之當無不食者矣而何以言食者參之二惠半農謂六遂上地夫一廛田百畝又加萊五十畝所謂上地食者參之二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也然則天下不易之田亦甚少矣康成謂一易者休一歲再易者休二歲何休謂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一墾凡耕之法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易之謂也何休謂肥饒不得獨樂境墾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張晏謂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亦謂古制三年爰土易居班固則謂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乃秦晉之爰田非周官之易田也人勞多瘡土勞多瘡故必休之而土乃肥所謂休者非

棄置之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陳秋繩而敗其實
 冬耜而剡其根則有雜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農土沃
 土滔土并土中土肥土成土隱土甲土土各異物均各
 異宜則有草人土化之法以物其地畜水止水蕩水均
 水舍水瀉水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芟之法
 以作其地休一歲二歲然後種之則土肥美其收數倍
 孟子所謂易其田疇者以此一說易謂已耕之土而休
 之萊謂未耕之土而墾之六遂加萊田者先王于授田
 之時寓開墾之術周之易田即秦晉之爰田歲代其處
 而已然代其處而無休之法則地力盡矣恐非先王
 授田之意也古之耕者低為剛高為隴一晦三剛三隴
 廣深各尺苗葉方生隴附根及苗壯盛隴盡剛平能
 風與旱是為深耕後世耕淺有風及早則立槁矣剛一
 名區汎勝之書分為三等上農區廣深各六寸剛相去
 七寸中農區廣七寸剛相去二尺下農區廣九寸剛相
 去三尺深皆六寸上農區多收亦多下農區少收亦少
 故曰上田棄晦下田棄剛言上田剛多下田剛少也然
 惟六鄉地狹乃有不易之地則天下不易之田亦甚少
 矣

稅法輕重之制

地官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鄭注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征稅也國
 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
 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鶴壽案賈公彥謂園即場圃任
 園地廛即廛里任國中之地漆林之稅特重以自然而
 生非人力所作也今案園廛所產甚微故二十而稅其
 一漆林所出獨饒故二十而稅其五其餘則十一之征
 天下所同近郊三甸先儒以為莽歆所竄耳先生據此
 以為國稅輕近重遠之證恐未可信

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案康成以遂

人所言爲溝洫之法卽夏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爲井田之法卽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田之異則賈疏遂人云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一溝澮稠多一溝澮稀少其異一匠人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其夫閒縱者分夫閒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略舉其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閒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閒有

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其異二遂人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是人造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宜爲自然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其異四鄭夾漈非之謂匠人舉大概而言遂人舉一端而言井田之法通行天下未嘗有異陳祥道禮書亦謂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鄉遂六軍所寓豈若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

名與采邑同遂以井田屬之采邑不知二百一十國謂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小司徒井其田野不過取名于縣都而已不足據陸佃陳傅良皆不信鄭說備載王與之訂義近時沈彤祿田攷亦用鄭樵陸佃之說朱子則曰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通鄭氏注分作兩項極是愚謂周人徹法原兼貢助若井田通行天下則亦專用助何徹之有遂人匠人之別見于周官國中野外之殊著于孟子自當以康成

及朱子之言爲定至于遂人言興耜鄭大夫讀耜爲藉杜子春讀耜爲助後鄭云謂起民人令相佐助陳氏以此證遂得行助者非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攷夫屋鄭注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賈疏鄉遂之內旣不爲井田而爲溝洫之法今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以其溝洫雖爲貢法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內九夫夫三爲屋是屋三夫自相保任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也似一井之法亦八家耜一夫稅入于上相保任以出穀者也旅師掌聚野之耜粟鄭注野謂

遠郊耬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賈疏
 此野謂六遂鄉遂公邑三處皆為溝洫三等采地乃為
 井田今此六遂鄭以為井田與例違者鄉遂中雖為溝
 洫法及其出稅亦為井田稅之蓋即指三三相任非九
 而稅一也孟子曰鄉田同井匠人疏鄉遂為溝洫法而
 云鄉田同井此謂殷之助法雖鄉亦為井田故云鄉田
 同井以孟子雜說三代故也是皆不得取以難鄭惟噫
 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鄭仍引遂
 人釋之似屬可疑然言私不言公則知此中只有私田
 也是亦無可疑矣但從鄭說則鄉遂公邑溝洫稠多其

治溝洫不出賦之夫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注無此法
 則鄉遂出賦之夫亦皆不能定況六鄉家二人半六遂
 家二人都鄙與邦國郊外約七家出一人其羨卒無考
 其賦役之差繁于近簡于遠參差不一如此予嘗反覆
 推尋求其說而不得既而檢春秋正義鄉遂不出車甲
 馬牛而都鄙出車甲馬牛則其費且倍于鄉遂至于稅
 之輕近重遠又各不同則其輕重之差亦固無可疑者
 出車一條別見于後令取稅之輕重附論如左鶴壽案
 井田本活法也用助法之處有九百畝固畫為一井矣
 用貢法之處有九百畝亦可以當一井故鄭謂三三相
 任是以井田之法而施之于溝洫之地也總之周禮所
 載成同諸制不過紀其成數以為出車簡徒之用其在

田野不必如此正方惟其為活法故隨處可用之耳旅
 師有耒粟又有屋粟閉粟屋三為井以井計曰耒粟井
 以耒名九夫之粟也夫三為屋以夫計曰屋粟夫以屋
 名三夫之粟也夫一為廬以廬計曰閒粟廬以閒名一
 夫之粟也一而三三而九所謂出民貢者三三相保小
 司徒攷夫屋以此攷之司稼出斂法以此出之旅師平
 與積亦以此斂而聚之聚而頒之者也魯語藉田以力
 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
 老幼籍謂耒夫謂屋里謂廬也

匠人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
 自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所以別野人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
 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于有若

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
 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
 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
 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
 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斂法制公
 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田貢其稅穀斂者借民之力以
 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
 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斂
 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稅有重輕
 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

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賈疏云畿內用貢法云云者鄉遂公邑之內皆鄰里比閭等治民之官旦夕從民事或因此促之使先治公田則不得恤其私故爲貢法使不得有公田也云邦國用助法云云者藝謂準法宣公初稅畝就井田上尚取民之所自治若爲貢法有何準法故爲井田不爲貢也穎達曰鄭云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地少郊外地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此條疏通鄭意最善案詩倬彼用田歲取十千箋以十千爲萬畝而解

之云歲取十千于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正義云孟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之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于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助法則公田不稅夫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曰野九

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一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旣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

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元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什一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謂什一而徹爲通外內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何休

注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注孟子宋均說樂緯咸以為然理不可通何則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八家皆私百畝則中央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處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于諸儒是失鄭旨矣穎達此疏于天子諸侯皆異外內之

事解釋最為明晰二法不同者豈非畿內之賦鄉遂重而都鄙輕邦國之賦國中重而郊外輕故特設此輕近重遠之稅以均之與鶴壽案康成謂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其實周人所用者止有貢法竝無助法而孟子又謂之徹法徹者言君民上下相通也蓋殷制八家同井皆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周制九夫為井以公田授民而于百畝中各取其十之一其與貢異者貢校歲以為常周隨年之豐凶使民納十畝之入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其不足上下相通故謂之徹也周禮言九夫為井而不言八家同井此即徹異于助之明證徹本無公田故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可知此明其制之異也言雖周亦助則助豐凶相通而徹亦豐凶相通可知此明其意之同也若徹原是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則與助何異哉然則徹無公田詩何以言兩我公田曰殷人八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人九夫為井公田即在私田中夏小正曰三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于貢獨不可施于徹乎

或曰稅有重輕是固然矣趙岐解孟子云夏后氏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殷民耕七十畝以七畝助公家周民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近人疏亦用趙氏說今從鄭說則不合故陳祥道禮書云鄭謂通率什一而穎達之徒申之謂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孟子何以言皆什一乎字書訓徹爲通正兼二法爲什一之義不當以爲徹取龍子言莫不善于貢夏元肅雖謂後人流弊其實亦由立法而然制公田則不必取盈不制公田則賦有常額安得謂貢助皆什一而稅一邪朱子謂商人始爲井田之制

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此條得之又謂周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此條亦得之至謂夏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爲貢如此則與助通率爲十九分而取其二分與前說自相矛盾其請野節注使什而自賦其一亦當改爲使什一而自賦其一乃爲確耳又謂貢法以十一爲常而周則一夫耕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爲十一而取一如此則通率爲二十一分而取其二分皆非也何休范甯班固趙岐之說本于公羊然求

之諸經則無文計數則不合不可從
 朱子或問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
 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
 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
 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
 然諸說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
 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改制每有增加則其勞
 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
 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謂也
 顧氏絳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于禹水土既平成則三

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迹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
 禹甸之昫昫原陞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
 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何與蓋三代取民之異
 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
 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異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
 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時因時制宜
 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周時土易
 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其實
 則一矣鶴壽案三代受田多寡有言夏以五尺為步殷以五尺六寸為步周以六尺為步一畝同長百

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
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名異
而實同此不可信或疑溝洫之制一成而不變今欲易
五十而為七十百畝則必將移邱陵破墳墓是又不然
蓋自公劉徹田為糧始制井田及周有天下小雅有兩
我公田周頌有駿發爾私左傳于魯聞穀出不過籍于
齊欲盡東其畝于鄭見廬井有伍于楚稱井衍沃國語
于魯言井出稷禾秉芻在米于齊言陸阜陵墜井田疇
均井田幾徧布矣然則溝洫之制自夏已然夏田五十
殷田七十若未畫井則可若既畫井而欲更之豈不難
乎曰無難也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民自為也其大者
官所為也溝洫所起之土即以為道路溝洫所通之水
即以為備旱潦後世議之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
井之步約百有八丈其為溝洫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
而巳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二而弱也若更新為之
猶田之法一尺之田二尺之田即耕而即成者也今
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為田兩輪中間深廣二尺其
平濶之鄉萬輪鱗接整齊均一彌月悉成古之遠徑豈
有異乎設使限以五年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橫溝

田首之步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土二日而畢
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廣深三溝其長十之料工
計日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為洫廣深三
洫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三旬而畢矣即以三旬之功分
責三歲其成必也及功之俱成民田以為利一歲之
中家修其遂眾治其溝洫官督民而浚其澮是棄地不
多而成功
無難也

以上所謂異外內者亦皆言其大略耳載師凡任地國
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注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匠
人注亦引載師此文而云此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
近重遠耳駁異義云案公羊說十一稅遠近無差元之
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

近者勞遠者逸也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夫所謂近者多役故輕其稅者城道溝渠之役固然矣而六鄉上劑致甿六遂下劑致甿四處公邑同于遂則亦下劑致甿此豈非畿內之近者多役乎至謂諸侯無遠近之差者對畿內而言耳實則孟子對滕文公正是邦國異外內之事而尚書費誓正義大國三軍出自三鄉次國二軍出自二鄉小國一軍出自一鄉是國中亦家出一人也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賈公彥以爲邦國之制是在野七家而出一人

也此豈非邦國之近者多役乎抑所謂近郊遠郊賈氏欲取九等田分屬之故不言六鄉亦在其內也所謂園廛者鄭氏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廛取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以解園鄭不取何休公田內二十畝八家各二畝半之說其箋詩云田中作廬以便田事意亦指廬在私田之內賈失鄭指而取趙岐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以園廛兩物合成一五畝之宅乃趙岐注滕文公以園廛皆是國中之地與五畝之宅無涉則賈又失趙指矣其實廛卽廛里任國中之地園卽場圃任園地場人掌國之場圃則園不在國中乎是園廛亦在

六鄉內也惟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者指六遂及四處公
 邑而言無采地在內其采地稅法之輕重檢經注無明
 文以下劑致吐及七家一人之差攷之則采地之稅必
 當又重于十二可推而知也

出賦之法最重則畿內之六鄉廛里以下九等地九等地出

賦法經無文因其與六鄉俱在遠郊內故以意推之邦國之三鄉二鄉一鄉其次

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公邑其次則邦國之郊外最輕

則畿內之三等都鄙出稅之法最重則畿內之漆林十二

而其次則畿內之三等都鄙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竊疑

注賈疏皆不在內又無他法見經姑分之別為一等其次則畿內之六遂及四等

公邑二十其次則畿內遠郊之六鄉及官田牛田賞田牧

田二十而三六鄉地居四同其次則邦國之郊外九其

次則畿內之近郊宅田士田賈田十其次則邦國之國

中什一使自賦孔其次則畿內之園廛二十最輕則國

宅及圭田餘夫皆無征鄭以圭田即士田在郊

以餘夫亦無征總之稅輕者賦重賦輕者稅重錯綜參伍

而尋之則渙然無疑矣鶴壽案十一田之正稅通于天

無他稅也遠郊田亦十一而山澤之稅則十分而取其三分

甸稍縣都田亦十一而山澤之稅則十分而取其三分

六鄉三劑致吐合正卒羨卒通率家二人半其常征所

世楷堂

用則無過家一人都鄙七家出一人亦言其常征所用耳計亦當有羨卒以備更休經無明文不可臆度至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鄭氏注及正義以為與六遂同近時蔡德晉亦云然但受田既一概同于六遂之制竝無鄉遂之別則凡邦國國中之賦亦未必如畿內有三劑下劑之分亦當正義通家出二人與六遂同雖經無文可以意推也至常征所用則亦無過家一人說本尚書正義已見前以此推之知馬鄭論語注所引司馬法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乃是邦國郊外之賦耳不復

言其細別舉其多者言之與鄭駁異義及匠人注所謂邦國言其略者正合邦國郊外亦當有羨卒經注無文亦可意推鶴壽案方承觀謂野之九一為九中之一則國中之什一亦什中之一鄭注因其實什一之語欲與九一為通率故云什一之一不知所謂通率者當就稅法與役法言之國中稅輕而役多野外稅重而役少二者相通則適均耳

禮記坊記疏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細別不同也許說甚是天子六鄉九等田六遂公邑都鄙各不同諸侯國中與野外亦不同

王制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

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此段總論千
里地方實數一里一井也十里一成也百里一同也千
里一圻也明乎此可以得軍賦之大凡
載師鄭注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
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
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
三百萬家朱子曰郊地四同鄉遂井田在內甸地十二
同公邑在內稍地二十同家邑在內縣地二十八同小
都在內畺地三十六同大都在內甸地之外皆謂之野

家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朱子此條總舉王畿大數
但郊地四同只有六鄉在內遂不在內其地爲溝洫不
爲井田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謂甸爲六遂餘地
爲公邑不得以甸與遂爲二甸稍縣都皆有公邑非單
屬甸遂人云凡治野遂亦稱野則遠郊外皆謂之野非
甸地之外爲野

六遂賈疏案司馬法王城百里爲遠郊于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四同蔡德晉曰比閭以五爲數族獨以四爲數者以用四則成百數復用五則奇零不正齊也此與訂義朱氏第三便著四數之說相發明

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先王因農事

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鄉之田制與遂同賈疏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而用之者卽軍旅田役是也下又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今言五人爲伍者五家爲比家出一人在家爲比在軍爲伍在鄉五比爲閭在軍五伍爲兩在鄉四閭爲族在軍四兩爲卒在鄉五族爲黨在軍五卒爲旅在鄉五黨爲州在軍五旅爲師在鄉五州爲鄉在軍五師爲軍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不見田制

鄭注遂人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內不見軍法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為義案五伍為兩一兩之中以一甲士領之三兩而成一乘故一乘甲士三人甲士者步卒之領

袖鶴壽案王畿地方千里分為五節郊地六鄉所在甸地六遂所在故謂之鄉遂稍地家邑所在縣地小都所在畷地大都所在故謂之都鄙其核算之法與侯國不同侯國穀土溝洫皆一家受二夫王畿則郊地一家受二夫甸稍縣畷十八分去王畿則治洫之外更有治澮之夫侯國止有治洫之夫去三十六王畿則郊地三分去一甸稍縣畷十八分去五其說俱見周官載師注若夫侯國有山林六等地而洛邑居地中關中多沃野則無之侯國有山林六等地而王畿之名山大川則當于地方千里之外別計之此又里可以意會也夫王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而康成謂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稍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似非之地而康成謂鄉遂未必無可井之地都鄙亦有不可非之地而康成謂鄉遂未必無可井之

都鄙制田以邱甸似非矣治洫治澮之夫若遇山川相錯不得正方十里百里則不必旁加而康成謂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同恐稍縣畷之地未必皆然矣東西二都山林雜有似當百分去三十六而康成謂郊地三分去一其餘十八分去五雖王畿不以封建城郭宮室差小究不及司馬法之密矣然而核算之法必取整齊畫一守其成說而識其變通方不失古人解經之意今悉依康成解之百里為郊積四同凡三十六萬夫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除十二萬夫其餘二十四萬夫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二而當一得地上地十二萬夫共置十六萬五千家其中六鄉每家受二夫當上地一夫共受十五萬夫置出稅者七萬五千家受一夫當上地半夫共受九萬夫牛田賞田牧田每家受一夫當上地半夫共受九萬夫置出稅者九萬家受一夫當上地半夫共受九萬夫遂之制始于五家之寡終于萬二千五百家之眾居雖異而輯睦若一家之人雖眾而和合若一心司徒擾之則相為仁讓焉司馬用之則相為憂患焉管子治齊因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變為什伍游宗里尉州長鄉師士師之名凡孝悌忠信賢良雋材則其下以次復于上長家

復于什伍什伍復于游宗游宗復于里尉里尉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有過惡則其下以次及于上如是而民有過惡不亦鮮乎師周官之法而變通之可以伯亦可以王矣

廛里以下九等田

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鄭注廛民居之區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什者之家所受田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曰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二

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至牧田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者十二萬家賈疏云遠郊內地四面相距二百里故四同每同九萬夫故三十六萬夫之地山陵等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除十五萬夫餘九萬夫廛里已下九者雖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

萬家解之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云半農
 人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總計六鄉七
 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為一夫為四萬五千添七萬五
 千為十二萬夫據實受地定數也案此段于國中四同
 之地推算最精據賈氏以山陵林麓等項無溝洫在內
 則十二萬夫尚宜除去治溝洫若干夫鶴壽案塵里以下九萬家所受
 者即六鄉之餘地也六鄉之制田以邱甸是治洫之夫
 鄉遂制田以溝洫都鄙制田以邱甸是治洫之夫
 治會之夫而鄉遂則否無他形勢使之然耳都鄙之制
 十里為成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則旁餘一里百里為
 同六十成方八里居一成之中則旁餘一里百里為
 外無洫至成而後有洫也故一里為治洫之夫六十
 成之外無洫亦可以十里百里計而故十里為治洫之夫
 溝洫之地亦可以十里百里計而故十里為治洫之夫

澮與洫遇而有百夫川與川遇而有萬夫百夫之田九
 澮九溝九之而為十里萬夫之田九澮九之而為
 遂里無餘也無餘則安得有治洫治澮之夫哉然則鄉
 遂之溝洫受田出稅之家自治之而已自治之而猶稅
 之者稅輕也都鄙之稅重故不治之而已自治之而猶稅
 是為均而巳矣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治洫治澮之夫
 工賈近市是為國宅宅必有田故曰宅田周之賦祿以
 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即祿田也周之賦祿以
 曰賞田公叔與韓趙戰而勝魏王以賞田百萬祿之
 亦謂之加田賈田者官賈之田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
 云工商食官周書云縣鄙賈之田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
 之祿言能招來外商三人則與之一夫之田也牛田牧
 田皆芻牧之地若青之萊夷秦之胡苑魯牧在野周
 牧在郊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薦草多衍六畜易蕃也

六遂

地官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歲

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鄭注鄰里鄮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賈疏鄉遂彼此相如細論之仍有小異以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民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也陳祥道曰邦甸之內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邦甸亦謂之州司馬法二百里曰州是也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鄮五百里二千五百鄰百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

鶴壽案二百里為甸積十二同凡百有八萬夫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除三

十萬夫其餘七十八萬夫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十而當六得上地三十六萬夫共置三十六萬家其中六遂每六家受十三夫當上地六夫共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置出稅者二十八萬五千夫共受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置遂之餘地皆為公邑稍縣置采地之外亦皆為公邑但甸之法稍縣置之公邑用井田法康成謂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此公邑專指甸之公邑也其制田與鄉遂同用溝洫法若稍縣置之公邑未封則為公邑井田法蓋采邑無定數既封則為采邑未封則為公邑若稍縣置之公邑本為溝洫豈分采之時復改為井田哉

載師注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于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

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
 家也鄭志荅張逸問云六鄉之民上地家百畝中地家
 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
 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
 萊二百畝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畝又云三分去一之法
 十八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于三分去一乃得
 十三據此則甸地共十二同內六遂二同五十成二十
 二萬五千夫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六
 遂七萬五千家通率六家而受十三夫則受此十六萬
 二千五百夫之地也下劑致吐可得十五萬人但內應

除去治溝治洫若干因無法見經故出賦之夫亦未可
 定舉其大略法亦可見矣鶴壽案遂之稅與都鄙同而
 其受田也率六家而餘一夫
 故稅雖重而不困蓋其所常稅者家止二夫而不及其
 餘夫則與不稅治洫治澮之夫何異也且有其夫而郵
 之然後去其稅既無其夫則何稅之云乎論者以康成
 于都鄙明言出田稅之夫而于鄉遂不言因謂其閒治
 溝洫之夫出稅與否尚未可定不知康成言六鄉受田
 十二萬家即出稅之家也則六遂受田三十六萬家
 亦即出田稅之家也不出田稅者特六遂之六萬夫耳
 然係三十六萬家之所兼受也是無不出稅之家矣先
 生疑鄉遂應除去治溝洫
 若干夫蓋未細玩鄭注也

鄉遂出車

禮記坊記疏據司馬法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
 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

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蓋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中車毀折入齋于職幣質人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司兵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

春秋作邱甲疏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

鄉遂出軍未見經注惟正義有此二條民共車馬甲兵之屬孔就邦國言則天子畿內都鄙可知國家共車馬甲兵之屬孔就鄉遂言則廛里九等田及公邑可知小雅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郭璞云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里也若依此解則牧外之民出車亦得而毛傳解為出車就馬于牧地亦足證車為國家所共矣

三等采地

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鄭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賈疏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

同在家邑

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陞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

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地事謂農

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都鄙三等采地是也云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甸方八里甸加一里則爲成今不言十里

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閒有洫井閒有溝甸加一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四甸爲縣者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者都方三十二里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九百夫云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得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二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爲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出稅鄭言此者見經四

邱爲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爲成而言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八十里者自此已上竝據通治洫而言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爲同同閒有澮今就匠人爲同解之云積萬井九萬夫者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百行故萬井九萬夫云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此據甸方八

里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六十四截一行六十四井計得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不出稅四成積爲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八十截一行八十井爲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云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

夫治澮者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里更加五里爲大夫之家邑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爲六卿之采地四都方百里爲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但據百里開方之卽爲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匠人云井開有溝成閒有澮同閒有澮是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也云今止于都者解此四縣爲都據小都五十里而言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稅入天子百里之國謂大都一都之田稅入王餘三都畱自入五十里之國謂小都一縣之田稅入王餘三縣畱自入二十五里之國

謂家邑一甸之田稅入王餘三甸畱自入鄭具言此者欲見四邱爲甸是家邑四甸爲縣是小都四縣爲都是大都皆據四之一都稅入于王者而言晦百爲夫一夫之地方百步夫三爲屋屋具也具出穀稅屋三爲井似井字井十爲通據一成一畔通頭而言通爲匹馬十井九十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十夫受六十夫惟有三十家使出匹馬三人通十爲成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

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家不足山澤邑居三萬五千一百
 五十六夫二十五畝通計卿之采六居地十二萬六千
 五百六十二夫五十畝置四萬二千一百八十八家其
 餘則為公邑康成所謂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
 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不過欲明采地食者皆
 四之一故假言里數耳賈疏分百里為大都五十里為
 小都二十五里為家稍不知采地並無此制也至于治
 洫治澮之夫其開除亦是活法一成九百夫除治洫者
 三百二十四夫若不滿九百夫則不除若其地山川相
 錯不得整方十里雖滿九百夫亦不除一同九萬夫除
 治澮者三萬二千四百夫若不滿九萬夫則不除若
 其地山川相錯不得整方百里雖滿九萬夫亦不除
 攷工記匠人疏方十里為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
 田稅緣邊一里治洫者司馬法有二甸方八里出長穀
 一乘成方十里出長穀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而言言
 成者據通治溝洫而言

畿內三等都鄙封國之數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凡九十
 二國注以為夏制王制又云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八
 州州二百一十國注皆云殷制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千
 七百七十三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
 國是三代同也其所封之人共包十種置內大國九凡
 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內次國
 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
 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
 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竝見王制鄭注鶴壽案
王制一
篇漢文帝使博士為之將以為漢法故擬畿內封國若
干竝非實事也康成忽以為夏制忽以為殷制先生又

牽合小司徒注以為周制與夏制合今悉刪之古者天子畿內不以封國薛瓚漢書注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秦仲為西垂大夫而非子居犬邱其後懿王都之未嘗以封秦也况食菜與封國又迥然不同

孟子說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康成注王制則以此為夏制而周則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且周禮三等采地士不在內王制所謂元士不與又謂其餘以為祿士者是也孟子以元士受地為與子男同亦不合則為傳聞約略之詞可知鶴壽案周人封建之法惟周官與孟子存其大略周官謂大國方五百里舉其封疆也孟子謂大國

方百里舉其穀土也驟而觀之五五二十五周官所述多子孟子二十四倍不知有穀土即有山澤邑居上中下地溝洫澮地山林藪澤山川附庸就各項開除之周官與孟子一也

或疑服虔注春秋傳引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專以乘為甸出矣鄭信南山箋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恐治溝洫之夫但不出田稅未必不出車賦曰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玩其中二字甚分明

或疑司馬法成出草車一乘定為三百家出一乘此但據三分去一及一家受二夫而言一成之內尚有治洫之夫一同之內尚有治澮之夫竝未除而賈氏疏未之

及何也曰王制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載師注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此舉其大略也三分去一之外又有二法一是二而當一法一是除去治溝洫計算法二者古人往往偏據一端言之今詳論如左

小司徒注成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同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此法除去治溝洫矣卻竝非

二而當一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法二而當一矣卻竝無治溝洫在內若據小司徒注而以二而當一法計之則成五百七十六夫之地實二百八十八家受之其治洫者三百二十四夫之地實一百六十二家受之同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之地加公田算實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二家受之其治洫者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之地同實一萬三百六十八家受之治澮者三萬二千四百夫之地同實一萬六千二百家受之若據司馬法而以除去溝洫法計之則成三百家實一百

九十二家出稅應除去一百八家治洫同三萬家實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家出稅田加公應除去六千九百一十二家治洫一萬八百家治澮

畝百為夫之夫指地言五家為比之家指人家言鄭注成五百七十六夫出稅謂五百七十六夫之地耳非謂有若干人家司馬法成三百家謂人家耳非謂三百夫之地賈疏言三十家出三人不言三十夫出三人安得謂家即是夫而其中無治溝洫乎惟上文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族師鄉大夫遂人遂師之夫家則夫指男家指女鄭鑄以為夫指地家指人則謬耳

詩疏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此條用二而當一卻不除去溝洫正司馬法出賦與治溝洫合言之明證

鄭所謂成百井同萬井指井牧而言山林之等先已除去故無三分去一司馬法所謂成百井同萬井舉大略而言山林之等亦在其內故言三分去一

鄭遂人注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案六遂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故賈

申其意云去山林等其餘如此者皆大判言之是以田之法一成九百夫亦三分去一以其餘通計出稅故每云三百家也賈正指小司徒注所引司馬法以爲大判而言

三分去一之說何以大略則然細別則否賈公彥申鄭載師注義云洛邑千里之中山林多于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又云東都東面雖有平地三面山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算法耳據賈此言知大略則然許慎五經異義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

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陘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漢刑法志亦與許叔重合但此數適與鄭小司徒注一成內出稅治溝洫之數相同孔穎達恐人不明其異故曰異義通山林藪澤

九等言之鄭注小司徒據衍沃平地言之孔不云據井
 牧言之者小司徒注不用二而當一也鶴壽案以上諸
 法互有不同其實缺一不可在隨其地而施之王制云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
 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三分去一法用于
 王畿郊內則一井除三夫一成除三百夫一法用于
 夫也載師注云甸稍縣都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于
 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此十八分去五法用于王畿郊
 外則一井除二夫五畝一成除二百五十五夫一除
 二萬五千夫也漢刑法志云一成除二百五十五夫一
 川沈丘城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此百分去三
 十六法用于侯國者也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
 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通率二而當
 一法也春秋傳云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通率之則八
 而當一也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通率之則五而當一
 也小司徒注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三十六井治
 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同二千三百有四井治
 洫三千六百井治澮此亦百里為同二千三百有六法
 用于都鄙

者也凡核算王畿及侯國先除山澤邑居之數
 次除通率之數再除治洫治澮之數則得之矣
 或疑治溝洫與出稅之夫若就一成言之則出稅多治
 洫少若就一同言之則治澮洫者反多于出稅者推算
 之法殊未畫一曰井田之法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滿一
 同然後有澮繞之則未滿一同但有洫無澮當其未滿
 一同但就成算則使三百二十四夫治洫當其既滿一
 同則分出稅之夫以治洫分治洫之夫以治澮是同中
 出稅治洫之夫即成中專出稅不治洫之夫此二法宜
 通融而參之不當但執一成以為定法也至成中出稅
 之夫多于治洫以洫之人功少同中出稅之夫少于治

澮以澮之人功多但當各就一成一同中計算九十成
中治澮者少則自當出稅者多一同中治澮者多則自
當出稅者少此二法宜分析而言之不當混為一以相
比較也

同除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計三十六成
夫地此三十六成緣邊一面即澮內三面有澮較每成
除夫地治澮之法三而殺一當以八千七百四十八夫
治此三十六成之澮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二夫治澮則
其治澮也每十里約五百九十夫每一里約六十夫其
治澮也每十里約八十一夫每一里約八夫蓋相差七

倍有半無十倍鄭注不細推及此者以緣邊三十六成
既俱不出稅則同力合作以治澮治澮今計其差數不
妨區分算之于法本不區分也
或疑都鄙既畫井則一成百井內有公田百夫司馬法
未除去而賈氏亦不及何也曰賈謂一井中為公田八
夫家治百畝則無九夫鄭據九百畝而言故每云九夫
為井耳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如除公田則宜
除七井一百畝存五十六井八百畝除六十四夫存五
百一十二夫矣惟其皆合公田言之故司馬法亦合言
之也蓋公田即是所出之稅除去則惟存私田稅何從

出平

三等采地規制既明今再為逐節推算稍地共二十同
二十萬井內封二十五里之國六十有三每國六百二
十五井計三同九十三成七十五井內十八分而去五
應除去一同九成三十七井四百五十畝存二同八十
四成三十七井四百五十畝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
洫治澮十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夫存七萬三千七百二
十八夫滿成者除去二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夫存四萬
八千三百八十四夫其不滿一成者不開除三項共存
十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九夫及半夫之地以六家受十

三夫之例推之計五萬六千五百一十四家受十二萬
二千四百四十七夫之地仍有二夫及半夫之地又得
一家仍餘三分夫之一縣地共二十八同二十八萬井
內封五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每國二千五百井共五同
二十五成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一同四十五成八
十井三百畝存三同七十九成一十九井六百畝其現
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十五萬九千四百八夫存
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二萬五千五
百九十六夫存四萬五千五百四夫其不滿一成者不
開除三項共存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夫以六家受

十三夫之例推之計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六家受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夫之地恰盡都地共三十六同三十六萬井內封百里之國九每國萬井共九同內十八分而去五應除去二同五十成存六同五十成其現存內滿同者除去治洫治澮三十一萬九千一十六夫存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滿成者除去治洫一萬六千二百夫存二萬八千八百夫兩項共存二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四夫以六家受十三夫之例推之計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四家受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七夫之地仍餘七夫之地

鶴壽案此再將稍縣都全數細算一番但所謂二十五里

之國六十有三五十里之國二十有一百里之國九皆非實事未免徒費筆墨然所核夫家之數合計之固甚詳備令姑存之

滿同去存之例每萬夫去五千九百有四存四千有九十六去多于存滿成去存之例每百夫去三十六存六十四存多于去其未滿一成而以井計者何以不除賈謂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今案洫廣深比澮減三倍奇則除夫地減至十倍溝廣深較洫又減半水小而淺其施功較洫又當差百倍不必開除夫地治之矣匠人注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蓋即令出稅者

治溝賈公彥之言非也出賦稅治溝遂農民之本務大
 為澮洫以利民又念其施功之難而除夫地治之故有
 治澮洫不出稅之法先王愛民之至意也溝則無事此
 鄭注非有所闕

據司馬法同三萬家除去治澮澮存一萬二千二百八
 十八家出三千人計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凡滿同者
 皆以此為例亦可云四千九十
六家出一千人成三百家除去治澮存
 一百九十二家出三十人計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凡
 滿成者皆以此為例亦可云六十
四家出十人今稍縣都三等采地
 既已逐節算明再為細推出賦實數稍滿同七萬三千

七百二十八夫以六家受十三夫算下做此計三萬四
 千二十八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為地三十畝奇依上例
 出八千三百七人半滿成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夫計
 二萬二千二百三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一為地八畝
 弱依上例出三千四百八十九人五之一強不滿成者
 共三百三十三夫四夫及半夫之地計一百五十五家
 受之餘十三之十為地七十七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二
 十四人奇縣滿同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夫計五萬一千
 四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六為地四十六畝奇依上例
 出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一人奇滿成四萬五千五百四

夫計二萬一千一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一為地八十五畝弱依上例出三千二百八十一人奇不滿成者共一百七十七夫計八十一家受之餘十三之九為地七十畝弱亦依滿成例出一十三人弱都滿同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夫計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受之餘十三之十二為地九十二畝奇依上例出二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弱滿成二萬八千八百夫計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受之餘十三之四為地三十畝奇依上例出二千七十七人弱以上通共約可出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七人以一車士卒七十五人推之得車七百二十七乘

尚餘五十二人有奇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計之得四軍尚餘四千五百七十七人百二十乘又十五人同之民四家又十之一出一人其役稍重成之民六家又十之四出一人其役較輕所以不同者蓋同中除治澮者多成中除治澮者少澮之功雖倍澮究之澮澮所以為民軍賦所以奉上故又以此均之鶴壽案以上二條再就稍縣都三處細算受田家數以見出賦實數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五人不滿八十一家出一乘則一萬二千二百家已可出百乘尚餘八十八家約一百二十二家又百分之八十八出一乘凡滿

同者皆以此為例成一百九十二家出車一乘凡滿成者皆以此為例今再為逐節推之稍滿同三萬四千二十八家可出二百七十六乘又十之九滿成二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家可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三不滿成一百五十五家計一乘尚少三十七家僅十之八縣滿同五萬一千四十二家可出四百十六乘又十之九滿成二萬一千一家可出一百十三乘又十之一分七不滿成八十一家計一乘尚少一百七家僅十之四都滿同十萬二千八十四家可出八百三十乘又十之七滿成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家可出一百十六乘又十之六

以上通共得一千八百六十七乘其畸零者又約得四乘十之七約三等都鄙所出士卒人數僅得七百二十七乘而所出車有如此則車多而人少孔穎達云鄉遂皆但出人而不出車車茲國家所給然則都鄙之車既有贏餘其必通融給用可知鶴壽案此一條再就稍縣見都鄙車多人少當與鄉遂通用然鄉遂之車既足公家所給則亦未必取之于都鄙也苟加之地鄭以為治溝洫而王次點指為山川城郭此不知成與同既屬出稅出賦之夫則鄭所計自己除去三分之一矣陳君舉言一成百井八百家而司馬法只言三百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番休者常五百

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此不知治溝洫法又不知二而當一法也陳及之言周制于六十四井之中每七家賦一人凡七十五人故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調發從軍則十七家而遣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士十人徒二十人蓋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則行者十人而三百家被其征調故五百十二家止言三百家餘二百十二家畱以須後此不知王畿邦國之分而臆造十七家遣一人之說且不知二而當一而臆造五百十二家只征發三百家之說也

則家出二人都鄙則四家六家出一人不等矣所謂家一人者乃單指正卒而言也司馬法亦有二法所謂成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乃指王畿都鄙而言所謂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乃指邦國而言內俱當除治洫澮又二而當一計算以上所說皆調兵之法至于臨敵自有卒伍之法在亦不得混而爲一也王氏與之訂義以周家調民爲兵凡有四法其一小司徒大司馬可任者家三人二人其二小司徒起徒役家一人其三漢志司馬法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其四鄭注三百家出三十人所列四法殊不分明又載陳君舉說以六

十四井出七十五人之說與六鄉家二人半之說合爲一遂謂六十四井五百十有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擇七十五人用之既合王畿邦國以爲一又不知二而當一遂謂甸出七十五人乃七家賦一兵王畿邦國同也不知七家賦一兵約略之詞據此以斷周官一概皆用此法何鹵莽之甚邪以上說皆賈氏之說詩信南山維禹甸之鄭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孔疏甸字既訓爲治又音爲乘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是以治爲義地官小司徒四邱爲甸注云甸之

言乘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與維禹隲之之隲同郊特牲邱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于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如數計之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爲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知甸居一成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爲成卽云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旁一里以治洫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
 一乘也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邱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
 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
 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
 相通故各據一焉十四井出長轂八里者以五十云大
 地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鄭注邱乘四邱為甸甸讀與
 維禹隤之之隤同是掌都鄙云邱乘者舉中言之我為
 四處公邑地官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鄭注公邑謂六遂餘地

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
 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甸凡七
 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賈疏郊外曰甸甸在遠郊
 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公邑也但自甸以
 外至稍縣疆四處皆有公邑公邑乃六遂餘地六鄉之
 內有九等田無公邑云自此以外皆然者太宰九賦有
 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二百里外
 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惟九十三國明自外
 皆是餘地為公邑也若然是公邑有四處也云天子使
 大夫治之者以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

治之以司馬法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
 天子使大夫治之也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以二百
 里為一節故二百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縣正下大夫六遂與
 夫四百五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縣正下大夫六遂與
 六鄉相對故甸亦七萬五千家六鄉餘地有九等所居
 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為公邑陳祥道曰公邑有
 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于此也
 公邑閒田也天子使大夫治之遂人與縣師預焉遂人掌野
 自百里至五百里皆曰野縣師鄭康成謂二百三百里
 掌邦國都鄙謂甸郊里之地域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
 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義當然

也鶴壽案甸地十二同除六遂之外其公邑六十一萬
 則尚當有商賈芻牧之人受之稍地二十同除大夫
 三十六之外其公邑穀土三等之地三十六萬四千夫
 出稅者十六萬八千家溝洫三等之地二十萬四千夫
 五十夫置治洫者九萬四千五百家洫者三等地三十
 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一夫八十七畝五畝五分置治澮者十
 四萬七千九百五十六夫八十七畝五畝五分置治澮者十
 二千七百九十六夫八十七畝五畝五分置治澮者十
 二千三百萬有四百六十八夫七十五畝共置四十一萬
 有百五十六家縣地二十八萬同除上士采四十八之外
 其公邑穀土三等地五十九萬五千七百七十二夫置出
 稅者二十七萬四千九百四十四家溝洫三等地三十
 三萬五千有八十八夫置治洫者十五萬四千六百五
 十六家洫澮三等地五千六百五十家山澤邑居五十五
 治會者二十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家山澤邑居五十五
 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夫凡縣之公邑居地二百有萬三
 千七百五十五夫共置六十七萬一千二百五十家置地
 三十六同除卿采六之外其公邑穀土三等地九十二
 萬一千有二十四夫置出稅者四十二萬五千有八十

世楷堂

八家溝洫三等地五十一萬八千有七十六夫置治洫者二十三萬九千一百一十二家置治澮者三十七萬三千四百九十三夫有奇山澤邑居八十六萬四千八百四十六百七十二家凡置之公邑居地三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七夫五畝共置百有三萬七千八百一十二家公邑各有典邑大夫漢宣帝時美陽得鼎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旂鸞黼黻琫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卽典邑大夫也

禮記坊記疏兵賦之法畿內六鄉家出一人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遂同

遂之餘地卽所謂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縣士注封則爲采地未封則爲公邑公邑雖稱餘地實多于遂幾倍準之稍縣都亦多于采地幾倍以公邑太宰九賦所出天子使大夫治之其地宜廣也

采地之外餘地在夏殷則六十四同九十六成周則六十五同八十一成三十井一爲祿士一爲閒田夏謂之閒田周謂之公邑其實一也其祿士之內又包二條一是元士卽所云天子之元士不與鄭謂不在封國數中是也一是公卿之子父死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卽所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也二者皆爲無地之士雖給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爲采地

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畿內
諸侯皆稱子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是也其祿士
見鄭答趙商之外竝為閒田與畿外附庸閒田相對但畿內閒田即
是公邑畿外閒田非即附庸已封人為附庸未封人則
閒田畿內不言附庸無附庸也又畿外州建二百一十
國則閒田少畿內建九十三國則閒田多所以然者畿
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盼賜
故閒田多也

王制凡九州一節鄭以為殷制但言元士不與不及閒
田天子之田方千里一節鄭亦以為殷制其注但言元
士亦不及閒田似若殷時無此一項者或係偶不及之
經無明文姑闕

遂之公邑九同五十分而去五得六十一萬七
千五百夫以六家受十三夫通之可受二十八萬五千
家稍地公邑十六同六成二十五井十八分而去五得
一百四萬四千六十二夫半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四十
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家縣地公邑二十二同七十五
成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同四十分一百五十井一百
四十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夫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六十
八萬二千五百家疆地公邑二十七同十八分而去五

得十九同五十成一百七十五萬五千夫六家受十三夫可受八十一萬家計四處公邑共二百二十五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家據賈疏以公邑之制亦與六遂同則亦下劑致阡但內應除去治溝洫若干夫則出賦之夫亦未可定今特舉其概云

餘夫圭田

攷工記匠人疏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云古者卿以下至于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潔也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

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于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業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

陳祥道曰先王之于民受地雖均百晦然其子弟之衆食或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詩所謂侯疆遂人所謂以疆予任阡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晦以其家既受百晦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遂人上地田百晦萊半之云云則所謂餘夫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晦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

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晦二十九以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晦是傳會之論也案陳氏解餘夫如之甚確蓋上地田二十五畝萊十二畝半中地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也

廛無夫里之布

孟子廛無夫里之布朱子謂廛為市宅此即面朝背市之市與上文廛而不征之廛雖彼是廛賦活字此是市宅死字而其地則同蒙引謂廛無夫里之布之廛與廛

而不征之廛當有分別為廛而不征下則曰天下之商廛無夫里之布下則曰天下之民有此不同也又欲以鄉村民居之貨市者為廛其說俱與朱子不合存疑力辨之云二廛字皆同均為在市之宅蓋民有四民則總稱也此章曰士曰商曰旅曰農又曰民豈農商之外又有箇民邪鄉村民居之貨市總歸之廛耳豈有分邪孟子所以分作兩條者見當時待商有此兩層市廛與貨並征已不是又舉先王之罰游民者并取之益不是故先說稅商處不是見得意思未盡又說并取不是此闡發朱子所以訓廛為市宅之意最明

圃里數

何休公羊學天子圃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疏云孟子文與今孟子文王之圃方七十里不同

蛾術編卷六十四終

蛾術編卷六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楸息校刊

說制三

制軍

夏官凡制軍王六軍賈疏經言王六軍詩常武文王言六師者此皆軍也故鄭荅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為其太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眾皆稱師詩六師即六軍也然伍兩卒旅皆眾名易師象云師貞丈人吉止言師者出兵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

旅為名言眾舉中言之也次以師為名謂君行師從少
 以旅為名謂卿行旅從之類案葉時謂六軍用車五百
 一十二乘近沈彤又謂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五車
 六軍合七百五十乘不知六軍千乘古之定制諸說皆
 無據鶴壽案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其用有三一曰征伐
 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皆伐壇削侵正殘社
 滅是也二曰田獵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
 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
 田是也三曰巡守詩時邁其邦巡守也曰薄言震之莫
 不震疊箋云兵所征伐甫動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疏
 云王巡守以軍從故也大司馬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
 令以救無罪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禁令涖釁主
 及軍器上言師下言大師二者不同大師言征伐之事
 則所言師者乃巡守非征伐也故注云師謂王巡守及
 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
 巡守之禮以軍從矣大合軍者六師皆行也而雜問志

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以禮無正文耳天子海內
 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罪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或
 曰詩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則震疊不以兵矣且定三
 革隱五刃偃武行文帥諸侯而朝天子齊桓之所以立
 霸功也况天子巡守社大司馬涖釁主皆曰大師是命將
 者謂小宗伯立軍社大司馬涖釁主皆曰大師是命將
 出兵曰師天子親征則加大馬大合軍者天子治兵之
 禮然康成謂巡守若會同亦非無說也大行人時會以
 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會者諸侯有不順
 服王將討之乃為壇以合諸侯而發禁焉殷同者王不
 巡守六服盡來朝故曰殷同亦曰殷國言其盛也王亦
 為壇合諸侯而命其政與禁謂九法九伐所以平邦
 國正邦國而大合軍以行其禁令者也詩稱周王于邁
 六師及之于邁猶時邁則巡守有六軍見于此矣昭王
 南征扞于漢中穆王東征渴于沙衍周德之衰也宣王
 東蒐軍行嚴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故詩曰之子于征
 有聞無聲東蒐者東巡守也選車徒大合眾則巡守有
 六軍又何疑春秋天狩于河陽穀梁狩作守讀為狩
 蓋王巡守會諸侯而田獵因以修戎事故一名蒐書曰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方行天下非
巡守而何觀光揚烈曷嘗不詰戎兵也兵所以昭文德
信矣向戌弭兵而春秋益亂蕭俛消兵而河朔遂止安
有天子而不合六軍者哉若夫六鄉之內七萬五千家
家出一人為兵一車七十五人適合千乘其車則公家
給之而云五百十二乘七百五十乘其謬不待辨矣

詩常武云整我六師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瞻彼
洛矣云以作六師案鄭荅趙商問釋林碩難竝以六師

即六軍蓋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

軍散文則師軍通稱鶴壽案棫樸所云六師及之乃是

軍也康成誤以為文王實事故以二千五百人為師解之

車之卒伍

地官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人

民田萊之數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

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

以帥而至賈疏司馬主將事故先于司馬處受出軍多

少及法式也于司馬處得法乃作起衆庶會合車人人

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車亦有卒伍

夏官司右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鄭

注右謂有勇力之士充車右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

車亦有卒伍賈疏傳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

卒偏之兩司馬灋二十五乘為偏又云以百二十五乘

為伍是車之卒伍也

春秋宣十二傳樂武子曰楚之軍其君之戎分為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注十五乘為一廣司馬灋百人
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
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鶴壽案陳氏禮書謂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
為主易野車為主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易野非不
用人而主于車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
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裝有所齎昔周伐鄭為魚麗之
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
有一卒卒偏之兩楚亞臣使于吳以兩為一卒適吳舍
偏兩之一焉攷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灋二
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謂
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九大者又有二十五乘
之偏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
乘之偏也亞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從
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
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見矣

每車人數以七十五人為定其法即徵之大司馬制軍
之法蓋周官一曰會萬民之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
其所以獨言卒伍者以軍法起于伍成于卒也自伍至
兩則以一甲士統之故每車甲士三人然則一乘者三
兩之數五伍為兩則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也四乘
者三卒之數四兩為卒則百人三卒三百人也百乘者
三師之數五旅為師則二千五百人三師七千五百人
也五百乘者三軍之數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千乘者六
軍之數七萬五千人也其為卒伍皆五數配以車乘皆
成三數蓋與圖書卦畫相參足見其為先王制軍自然

之定法而非私智穿鑿之所能者

伍兩卒旅以徒而言而車亦有卒伍蓋一車七十五人

則卒伍已寓于車及其用之而車又為卒伍之法則變

化無窮矣陳祥道云三卒而車四乘以至三軍而車五

百乘所謂卒伍已寓于車也左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亦有卒伍也鶴壽案古無騎戰之法六

韜云一車步卒八十一人一車當六騎置軍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

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

右兵步隊閒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若返故道此雖依託之書而車亦用卒伍法

辨可任

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

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案鄭注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國中晚賦稅而

早免之以其復多役少但復多役少反得晚賦早免殊

不可解不知六鄉之內上劑致甿復者雖多役較國外

為重故既輕其稅以優之而又晚賦早免以體恤之周

官多饒遠之政亦未嘗不寬近也

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

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族師以時屬民而較登

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閭胥以

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遂人以歲時登其夫
 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
 鄭注夫家猶言男女也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
 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案均人凡均力政以歲
 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
 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陳及之以爲王制內則云五十不
 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力征與戎事有異況軍事不得
 以時日爲斷其說甚確均人之力政與戎事無涉也
 案五經異義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
 祭義五十不爲甸徒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戎
 服五經無明文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
 免得其中矣六十五而周猶征之非用民意康成駁之

以爲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王
 制所謂力政者挽引築作服戎者從軍爲士卒也胥徒
 事暇二者皆勞于胥徒故早舍之惠半農曰漢因周制
 五十六而免則五十五猶未免也故曰皆征之其制與
 周官合六十者五十五之訛耳六十曰耆邦饗耆老外饗
 割烹酒正共酒既養之而又征之叔重之說未可非也
 荀子曰五尺豎子管子曰童五尺內則成童十五以上
 則六尺非童豎矣論語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失之且以
 身之長短定年之大小則晏嬰長不滿六尺謂之幼少
 可乎秦法舉長周以中人爲率八尺爲長六尺爲短七
 尺爲中故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
 爲夫祀之城也絳老與焉清之戰也汪僮死焉未世之
 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僮鹽鐵論云古
 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
 上血脈溢剛曰艾莊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故商師
 若茶周師若烏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
 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孟康曰古
 者二十而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
 之疇官蓋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
 癘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

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五十六衰老免為民就田里
 而周官六十五猶征之其不然矣鄭司農曰九比者九
 夫為井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八月案比是也舍者
 復除貴者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除公事者若今吏
 有復除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
 羨卒疾者若今癰不可事復之

起徒役

地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
 其餘為羨鄭注羨饒也賈疏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
 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鄭
 注大事謂戎事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
 姓則小司徒召聚之

李景齊云司馬法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

通籍民數起徒役家一人則以甸計之一井八家六十
 四井為家五百十二而僅止七十五人蓋不盡以為兵
 陳及之亦同此說不知甸出七十五人者邦國之法小
 司徒家一人者畿內六鄉之制若以二者合為一則萬
 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鄉豈足以出六軍乎此謬也又云
 成方十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十里之成自甸
 外又加三十六井宜所任者益多而今特三十人蓋不
 盡以為兵此又不知三十六井乃治洫之家竝不使出
 軍賦謬而又謬者也

軍將

尚書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孔傳
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各有軍士故曰六事

夏官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
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
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
三百有二十人鄭注輿衆也行謂軍行列序官凡制軍
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
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鄭注凡軍帥不特置選于
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疏軍將
皆命卿云云者皆據在鄉爲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

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皆有長是比長下士不言
者以衆多官卑故略也案薛衡謂司馬掌兵餘卿無與
其說非是

大司馬中夏教芟舍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
名鄭注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于國門魯有
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
縣正鄙師至鄰長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鄉
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于民不爲軍將或爲諸帥
是以闕焉賈疏鄉遂大夫以下至比長鄰長皆因爲軍
吏以領本民或別使人爲軍將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爲

師帥旅帥亦有別使人為軍將者鄉遂大夫非直不為
 軍將并亦不為諸帥案先王命將原無一定鄭于大司
 馬軍將作兩法解之一是六官之長一是鄉遂大夫取
 其德任者最為精妙薛氏不明此義遂謂六軍之將專
 用六鄉大夫非也至賈疏以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證三
 公為將東征之事變也非常也豈得為定制又以誅韜
 有奭以作六師為諸侯世子為軍將皆近穿鑿兩司馬
 中士則伍長下士可以意推況地官比長下士有明文
 竝非眾多官卑略而不言直省文耳鶴壽案鄉以州名
鄭注云南鄉甄東
 鄉為人也是也先生于帥以門名既引東門襄仲二語而
 于鄉以州名獨不引之何也帥以門名者舜典關四門

鄭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卿
 士之私朝在國門後世東門襄仲桐門右師取法于古
 今案宋有澤門官唐虞豈其然乎宋襄戰于泓而門官職
 君趙有廣門官唐虞豈其然乎宋襄戰于泓而門官職
 門官者軍之帥也宋向戌稱盧門合左師而華氏亦居
 盧門二族皆卿而為軍帥謂之門官者以此其後遂為
 將軍晉六卿號六將軍古者軍營在門故死事之老孤
 養以門關之委積蓋就其地而養之所以勵士而勸功
 也鄭賜伐宋司徒皇父禦之彤班為御以敗狄于長邱
 宋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者門關之委積彤班食之
 因謂之彤門鄉以州名者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為東鄉
 其氏也為其名也人字乃衍文晉國高士全隱于南鄉
 因以為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而名郵也賈疏謂甄
 與為人皆當時鄉名失之居門者以門氏則居鄉者亦
 以鄉氏而已

辨盡發之非

地官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惟田與追胥竭

作鄭注鄭司農云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作賈
 疏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毗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
 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毗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
 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案徒役必留羨卒者重民力
 慎居守也田而竭作者農隙講武既無嫌于擾民練習
 戎備實有國之大計也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大事謂戎事也大
 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
 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
 守于王宮者也賈疏羨卒惟田與追胥竭作大故不合

使羨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為羨

鶴壽案餘子者鬪士

也呂氏春秋云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得戰止矛說苑云佛胎以中牟叛城北餘子祛衣入鼎戰國策云燕趙久相攻餘子之力盡于溝壘亦閒民也周書云成年餘子務藝餘子司馬彪曰餘子未應丁夫蓋謂閒民也管子壽陵餘子仕而有田者今入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云餘子幾何人然則閒民者非餘子之未任而無田亦無伍者幾何人然則閒民者非餘子之未任而無田亦無行伍者乎呂氏春秋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平阿壽陵魏氏皆地名則餘子為閒民信矣

詩采芑其車三千鄭箋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孔疏畿內六鄉地居
 四同萬有二千五百家為鄉依小司徒上地可任者家
 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一為正卒餘為羨卒

通而率之家二人半若令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計千乘爲七萬五千人則十八萬七千五百人可得二千五百乘案廛里九等田亦在六鄉之內孔未算及今以載師注攷之郊內三十六萬夫內山陵等三分去一存二十四萬夫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上中下地受十五萬廛里九等田九者各爲萬家通不易一易再易受四萬五千夫總六鄉七萬七千家添四萬五千爲十二萬夫若以一家二人半通率之則有三十萬人第據康成以遂入溝洫之法與匠人井田之法判然不同鄉遂公邑皆用溝洫則鄉遂溝

洫稠多較之都鄙幾十數倍則應除治溝洫之夫自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及注疏竝無此文未可臆斷則六鄉實受地者雖可定之以十二萬夫而其出賦者尚未可定也要之必不能給三千乘蓋三千乘則十八軍二十萬五千人矣斷非六鄉之所能供也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內不必常有千乘或出六遂足之或出公邑周禮田與追胥李景齊以爲田乃暫時事則不惡其爲盡征也卽追捕盜賊亦不過逐出之耳若遠行征伐決無空國而往之理賈公彥原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采地又不足徵邦國之說亦決無必待六鄉盡起尚

不足而始徵外兵之事若然則六鄉疲憊已極而邦國
 永無徵發時矣采芑之三千安知非鄉遂都鄙之正卒
 或徵邦國之兵而鄭以為羨卒盡發者特宣王承亂權
 用耳非先王之正法可知鶴壽案鄉遂都鄙之田制既
 鄉遂乘七十五人都鄙乘三十人抵鄉遂出二千乘
 都鄙出八千乘是為天子萬乘論者謂都鄙不稅治
 治澮之夫亦當去其賦如此則車多人少不得借鄉
 遂以足之是然治澮治澮之夫聞其不出稅未聞其
 不出賦也都鄙之賦不計甸而計成信南山箋云甸方
 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斯
 非計成出賦之明文乎論者以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
 中六十井出兵車一乘為賦止于甸之證不知此即
 班固所謂一千四百井里提封萬井除山川等三千六百井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如其說則有甸無成矣無成是無
 治澮治澮之夫而鄉遂出車亦不得有二千乘此則不
 合于周官蓋箋所云者侯國出車之法也康成于周禮

詩言畿內出車故依王制三分去一之說而以其所
 者為成于是周禮可通而成亦必出賦成既出賦則
 鄙不患其人少矣是故三分去一亦三分取一則鄙
 都八十四同之中取其二十八同已足八千四百乘
 數然則成出乘者以下地為率要之三百家而出一
 乘則雖以通之中地上一乘稍百八十萬夫受田八
 三萬家出千九百有五乘縣二百五十二萬夫受田
 萬家出二千六百六十六乘都三百二十九乘大率二
 百有八萬家出三千四百二十九乘大率二十分而去
 一以得其所去之乘即可以得其所出之乘如是而
 鄙之人固有所去之乘也何必取之于鄉遂哉然則
 餘出賦乎曰鄉所餘多賈商芻牧之人受其田遂所
 則餘夫出耕之田也皆非正卒芻牧之人受其田遂
 以盡遂之所餘則尚當有商賈芻牧之人載師特言其
 略耳且都鄙受田豈皆正卒出賦者乎但以通率言之
 而從而變通焉則鄉遂有出稅不出賦之家都鄙
 鄙有出賦不出稅之家而田制軍制皆明矣

王應電疑比閭族黨州鄉為伍兩卒旅師軍則征行用

衆百里之內曠然無人何以居守因謂比閭者教訓其居民之法伍兩者部署其勇力之法所謂伍兩特臨時簡閱十家而取一人不知征行之時羨卒固在居守何患無人先王寓兵于農若臨時簡閱則仍後世苟且之計豈其然乎王氏亦惑于羨卒盡發之言耳不知古無此法也

小司徒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等軍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軍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春

秋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境內之兵案鄭司農曰合鄉遂可制十二軍而僅制六軍蓋以遂爲鄉之副倅鄉不足斯取諸遂其寬民力一也民之可任者雖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別然每家惟取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以備更休其寬民力二也六鄉以三劑致阡而六遂概以下劑爲率則正羨之外雖可任而并不用爲羨者更多矣其寬民力三也以此知古

無盡發之事

六軍統于大司馬而大司馬九伐之法明載夏官章俊卿陳傅良陳祥道謂天子有事于四方但徵諸侯之兵而內兵全不出者非也惟是賈公彥孔穎達所云鄉不足取遂以遞及于邦國者若專指正卒而言則可倘泥康成羨卒盡起一言空其國不足乃他有徵發是先虛其內以實其外誠有如諸儒所疑矣

邦國鄉遂之軍

夏官大司馬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鄭注鄭司農云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半天

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賈疏此大國次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亦同則上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也春秋襄十四疏夏官大國三軍云云當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諸侯五等惟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于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悉同于侯也案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然則大國者專指公而言宜從賈說惟魯侯爵而得有千乘與他國異穀梁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范注周禮萬有二千

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千五百人為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

大國三軍凡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凡二萬五千人車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凡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六十六乘餘五十人此皆邦國常征之所用其畸零不滿一乘者蓋險野徒為主易野車為主古有徒兵不盡為車抑或鄉之所出與境內所出通融配合如孔氏所云元科之兵不必定屬

本車者邪攷之說文軍從車從包是知軍以車成當以後說為正陳祥道日記云制國千乘語云道千乘之國然賦雖至于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則五百乘而已蓋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案此條剖晰邦國常征盡發二法極為明了知此則包咸之妄可破魯頌兩言之疑亦可決矣鶴壽案欲明邦國出賦之法必先知邦國土地之數以上三條但論三軍二軍一軍而不詳攷五等之國則其制仍不明也今案諸公封疆方五百里凡二十五里其食者半穀土三里分郊甸稍縣壹為五節每節五十里其食者半穀土三里其餘為廬里采邑山林出稅之法通率之當上地方百里其餘為廬里采邑山林出稅之地其不食者半為溝洫山澤邑居及名山大川附庸閒田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皆依此算惟男百里皆為上地不用通率之法無山林六等地公國郊內

過于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廩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于何容之家旣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宅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于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第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于

何給之尚未足食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邦交于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只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與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攷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

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

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于男侯上同于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于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

而言之于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于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于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之也于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男言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也于諸侯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于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乎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于齊有賜履焉于衛有封畛土略焉于韓侯有

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唐氏以百里不足爲公侯之封其說甚確其餘皆以意立說無所據依萬井之田而云爲兵六萬與井牧不合其謬一也載師九等田去其二存其七以畿內爲邦國之制其謬二也天子遠郊百里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三鄉二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焉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一百六十六乘餘五十人然則百里者天子六軍之所

出而以為大國三軍之所出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
 二百里而具六軍不知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
 也大國地共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為郊次國七十里
 為郊小國五十里為郊與鄭說聘禮全不合其謬五也
 千里之中而出萬乘經有明文天子遠郊百里之內六
 軍千乘注有確據今改為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
 一萬九百乘何所據乎其謬六也此種本不足辨恐混
 學者之目特採其說而略辨之鶴壽案唐仲友之說固屬支離而此條所駁亦有謬處如云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三鄉二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焉今案公五十里并四面言之止有方百里山澤邑居三分去一再以上中下三等地通率之止有三萬家三軍三萬七千五百

人豈能出自方百里之地乎至于子男十里并四面言之止有方二十里即使不除山澤邑居即使皆為上地不用三等通率亦止有三千六百家其何以備一軍哉

邦國境內之軍

漢刑法志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故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案成與甸一法也成通治洫甸據出賦故竝舉之然此一段本係班氏撮敘古者軍

賦之大要今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為邦國郊外之制
 偏舉一端言之者古者軍賦雖鄉遂家一人都鄙或四
 家或六家一人邦國國中家一人郊外七家一人各自
 不同其臨陣對敵皆一車七十五人而七家一人之制
 與之同故舉以為言其餘不備列也

鶴壽案前論侯國鄉遂之軍而不言侯國都鄙之制將使人暗中摸索邪抑未知侯國鄉遂都鄙之大小故置之不問邪若徒論侯國出賦之法則鄉遂家出一人七十五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給革車一乘鄉為正卒遂為副卒與王畿鄉遂同邱甸則九十六家出甲士一人四家出步卒一人二百八十八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具革車一乘與王畿都鄙異夫人而知之矣

千乘

論語千乘之國馬融注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
 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
 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
 是過焉包咸注云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
 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晏集解以
 為融依周禮咸依王制孟子疑義故兩存焉案一成當
 有百井是八百家出車一乘十井為乘是八十家出車
 一乘馬包各為一說朱子詩集傳魯頌公車千乘公徒
 三萬注云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

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爲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此主馬融說孟子首章集注云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此主包咸說朱子又云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當以此論爲定然朱子亦但舉其大略而已

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急于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

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于成公之邱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猶有惑于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說參錯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爲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武城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

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于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一百里是也馬融以爲千乘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數語最可玩味蓋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于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

以成王欲廣魯于天下故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則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云云趙岐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此以夏制爲周制者則爲傳聞約略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爲百里已九有奇矣尚得以爲百里乎左傳鄭子產適晉獻捷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乃救時之談非核實之論也至于先儒欲合異爲同說愈多而愈舛一則陳君舉說謂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

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徑只二十五里有奇其說與王制合朱子辨之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君舉說如何可通一則陳用之說以爲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實地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則兼所統之附庸然方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豈公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二十四乎方四百者則爲方百里者十六豈侯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十有五乎推之伯子男皆不能通

今說千乘一以馬鄭及朱子之言為斷

畿內都鄙皆為井田其閒除不滿成但治溝不扣算外
滿成則但有洫滿同則兼有澮澮倍于洫故除去治之
之夫亦異而成與同出賦之法亦各分為二說已詳見
前今邦國郊遂外亦為井田亦當除去洫澮則甸出七
十五人之說亦宜分成與同為二方為的確但先儒皆
舉其大略未有細推及此也今姑闕之

鶴壽案侯國都鄙之制要亦無

難核算公國郊外二百一十六萬夫公邑除山澤邑居十
二萬七千二百五十一夫穀土三等地十四萬四千九
百夫置出稅者七萬二千四百五十家溝洫三等地八
萬二千三百二十四夫置治洫者四萬有六百六十二
家三卿五大夫采邑除山澤邑居十萬四千六百五十
二夫穀土十一萬九千有七十夫七十二畝置出稅者

五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家有奇溝洫六萬六千九百七
十七夫二千八百八十八畝置治洫者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家
不足其餘為山林六等名山大川附庸閒田侯
國郊外百三十八萬二千四百八十八夫置治洫者
三萬八千三百六十八夫置出稅者七萬九千五百三
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夫置出稅者九萬九千五百三
八家溝洫三等地八萬八千四百五十五夫置治洫者
四萬四千二百二十六家三卿五大夫采地除山澤邑
居十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夫置出稅者九萬九千有七十
夫置出稅者五萬九千五百三十三畝置治洫者三
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家不足其餘為山林六等名山大川
附庸閒田侯國郊外七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八夫
公邑除山澤邑居六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夫置出稅者
土三等地四萬二千四百五十二畝置治洫者三萬七
千七百八十二家溝洫三等地四萬二千四百五十二
夫置治洫者二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夫置出稅者三萬七
夫置治洫者二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夫置出稅者三萬七
邑除山澤邑居萬有三百六十八夫置治洫者二萬二千
九十六夫置出稅者五萬九千五百三十三畝置治洫者
奇溝洫六千六百三十五夫置出稅者五萬九千五百三
世楷堂

三百十八家不足其餘為山林六等地以及名山大川
 附庸閒田子國郊外三十四萬五千六百夫公邑除山
 澤邑居三萬四千五百四十六夫置出稅者萬九千六百九十
 三萬九千三百八十四夫置出稅者九千六百九十
 二家溝洫三等地二萬二千有三十二夫置治洫者萬
 一千有十六家三卿采邑除山澤邑居九百七十二夫
 穀土千一百有五夫九十二畝置出稅者五百五十三
 家不足溝洫六百二十二夫八畝置治洫者三百五十一
 家有奇其餘為山林六等地以及名山大川附庸閒田
 男國郊外八萬六千四百夫公邑除山澤邑居萬七千
 二百四十五夫七十一畝穀土上地萬九千六百四十
 三夫四畝置出稅者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家有奇溝洫
 上地萬一千有十六夫置治洫者萬一千有十六家三
 卿采邑除山澤邑居四百八十六夫穀土五百五十二
 夫九十六畝置出稅者五百五十三家有奇其餘為名山
 十一夫四畝置治洫者三百一十一家有奇其餘為名
 大川附庸閒田惟無山林六等地此五等侯國之細數
 可致而知者能知其細數則可以核算出賦之法矣
 詩閔宮公車千乘毛傳大國之賦千乘孔疏明堂位云

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公
 徒三萬鄭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
 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何楷曰先儒皆據漢書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一
 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車
 千乘然王制孟子皆言大國百里何從有三百一十六
 里及攷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左孟不合因再四
 尋繹更以詩公車千乘之制求之然後知周禮之果不
 謬大司徒職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
 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

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賈謂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畱半卽足其國俗喪紀及畜積之用以半爲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一畱自用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畱四分之一亦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據此說則所謂其食者謂王食其土之入耳今卽依此法以諸侯之地推算計封疆方四百里爲田當十六萬井除山林園圃城郭溝塗之類大率三分去一實當存十萬六千

六百六十六井又三分之一而貢其一于王尚餘二分應六萬六千一百零五井則畱供本國之用者也以邱甸法合之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由此積之則六百四十井出十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至六萬四千井卽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百餘井尚當出車三十餘乘而經傳但以千乘之國爲言者舉成數耳司馬法漢書求其說而不得于是增同十爲封一條以求合乎千乘之數而其實無此制也案何氏以方四百里者推算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之法恰得千

乘自謂剽獲不知邱甸之制本有二法有甸出車一乘據六十四井實出稅者而言有成出車一乘通旁加一里治溝洫者而言何氏忘卻旁加之成但以甸算何立說之鹵莽也至于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指貢入天子而言與軍賦本不相涉強為牽合亦不可從

鶴壽案諸公食者半侯伯食者參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此指地之可食者而言如左氏異義所謂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是也蓋穀土之外又兼有此可食之地注疏據大國貢重小國貢輕以為入貢于王是非

戴震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蓋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耳

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杜預注春秋作邱甲謂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說本周禮而以漢刑法志雜之刑法志亦本司馬然司馬法與周禮有合有不合其合者方可據其不合者不可執以定周禮也康成據司馬法甸出車一乘每車士卒共七十五人之說謂千乘合境所出五百乘常征所用計應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故言三萬其說非是

案司馬法文引之者非一其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小司徒注所引甫田箋亦用之者也其曰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服虔左傳注所引見于信南山正義者也爲通爲成云云通治溝洫者而言爲邱爲甸云云據實出稅者而言實卽一法獨一車三十人一

車七十五人二者不同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但欲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不引邱甸而引通成其下又引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一則小司徒疏云鄭注論語是畿外邦國法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是司馬法本有二法賈氏之言甚明觀鄭于論語注服杜于春秋左傳注所言皆邦國事同引七十五人說獨于小司徒畿內事則引三十人說足知賈說之精矣今魯頌正邦國事戴氏以都鄙事說之非也又古者每車士徒共七十五人此定法也孔穎達于書牧誓疏禮

坊記疏春秋成公元年疏皆謂征課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不必還屬本車如此則雖七十五人恰與軍法相合亦不必符原料之兵若三十人之法自是元科兵非軍法明矣至武王所用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此孟子文戴氏據之謂一車甲士十人書序作三百人孔傳謂虎賁即甲士亦即百夫長孔疏謂一車士徒共百人甲士惟一人皆非也革車之外又有虎賁二者本不相涉公子無虧所帥杜氏明云車甲之賦異于常當日衛為狄滅戴公廬曹使人戍守非尋常征戰事

藏板

可比以之為證更未足據鶴壽案何晏論語注引馬融曰十乘之賦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如馬融說則大國千乘皆計地出之矣不知軍制有三鄉出賦之法有闔境出賦之法三鄉則公家給之邱甸采邑二鄉則民八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一乘其車則民具之大國千乘合三鄉邱甸采邑之賦在內三鄉出三萬七千五百人為三軍三遂為副卒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三軍五百乘此常征之數也若夫闔境出賦則令邱甸采邑之家出甲士千五百人步卒三萬六千人革車五百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雖合三鄉邱甸采邑所出不止于千乘而以千乘為限此盡發之數也然則計地所出者僅五百乘耳若出千乘則并三軍所給之五百乘凡有千五百乘矣故馬融說以為算法則可以為實制則否闕官疏云公車千乘有七萬五千鄉地官小司徒三萬數不合者事不同也天子六軍出自一軍此出軍之常也諸侯三軍出自三鄉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眾也公車千乘自謂計地

世楷堂

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侯國出三軍若前敵不服用兵
 未已則盡境內皆使從軍復有計地出軍之法鄉之出
 軍為常故家出一人計地出軍則非常故成出一軍優
 之也今案孔穎達分三鄉出軍計地出軍為二則是其
 謂公徒在千乘外則非蓋公徒三萬七千五百人備五
 百乘其餘計地所出又得五百乘合之為千乘則公徒
 亦在千
 乘中矣

蚘術編卷六十五終

